



沉浮莱茵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CHENFU
LAIYINHE

一部以颤抖的笔触实录下的长篇纪实文学。

从黄河漂到莱茵河,20位踌躇满志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其中,有尽管身处异邦仍忘不了发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美德的,有为了自费留学的几个马克而拼命打工的,有为了一立锥之地而不得不去夜总会卖笑的……这些性格不同、命运迥异的游子以其各自的经历令读者感悟到的不仅是发财梦如何成功或破灭,更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渗透中的深层次思索。

幽默而不失端庄,诙谐而隐含着艰涩。智慧的火花随处可见。

虎头著



沉浮莱茵河 虎头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浮莱茵河/虎头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2

ISBN7-5033-0480-4

I. 沉… II. 虎… III.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45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0元(膜)

谢 爷

1991年8月。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里面，最倒霉的肯定是我。放假四周了，才找到一份工作。如按周薪500马克计，我已经损失了7500元人民币了。

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离天堂岛50公里的凯撒劳腾。后天就要上班了，我还没有找到顺路车。火车倒是方便，可一天来回车票就要20马克。

在凯撒劳腾这家职工食堂，我一天才挣80马克。这不是替周扒皮干了么？

德国的夏天并不很热。找工作并不比打工轻松。有了工做，天天去熬上八个小时，虽然累点，时不时还受点气，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毕竟就知道有将近100马克流进自己的帐户了；如果不打工，你这一天就算白活了。还有找不到工作的焦虑和担心，以及无庸讳言的对别人今天又挣了多少的猜度。

我满嘴起了大泡，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所有的中国人都打工打得无精打采，没有谁能为我拿个主意。

打工的思想情绪，像谈恋爱一样，也是波浪型起伏的。

刚开始打工时，都很庆幸自己找到了工作，一般都是努力干，希望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便于延长或利于明年再来。打工快结束时，帐户上的钱换成人民币来算已经是一个小款哥了，所以大多

喜气洋洋，加之打工时间进入“倒计时”，反正还剩几天，日子也很好混。

只有中间这五六个礼拜，特别难熬。因为这时往往工资还未汇来，都不知道自己确切挣了多少。朝前看打工还遥遥无期，情绪处于最低潮，只想睡觉。

你怎么不去找谢爷？安慰我一刻钟之后，夏菁打着哈欠说。

找了一百多次了，我说，他不在啊。

对了，夏菁看看手表，说，他今天是早班，你现在去，他肯定回来了。

谢爷不是尊称。他就姓谢，名爷。他一定有个惯占人便宜的老子。当然了，管点名的老师对他是不会有什好脸色的。

谢爷是天堂岛中国留学生中第三个老资格。他今年39岁，永远穿一套蓝色牛仔服，乱蓬着头发，戴一副黄色眼镜。

我到天堂岛的第二天早上，负责接待我们的玛丽七点钟就按响了我们的门铃。原来，是“谢先生要去路德维希港买中国食品，他愿意帮你们带些中国食品回来”。

头天晚上我们吃的是卷心菜煮粥加德国盐，吃得我心口直疼。一听说中国食品，嘴中就要飞出鸟来。可是，一看谢先生那多少有些落魄的样子，加上他嗫嗫嚅嚅说的话似乎又非我听熟的中国话类型，我又不免得嘀咕，他不是想得点零用钱，就是想拉近乎。别是台湾特务吧？

这么一想，就只请他帮买了一瓶醋。后来给我醋时，谢爷一芬尼一芬尼地找回零头。我那种狗咬吕洞宾的心情，曾让我晚上关灯之后还脸红了好长时间。

慢慢地我才知道，就是因为他乐于助人，天堂岛大陆台湾的留学生都管他叫“总理”。

我又去按了一次谢爷的门铃。还是没有人。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宿舍，满脑子只有两个中国字：瞎菜。

启荒。

我抬头一看，谢爷正站在我宿舍门前，闲闲地叫我呢。

谢爷，我小跑过去，我正到处找你呢。

我知道，他说，上班时刘军他们都告诉我了。到屋里谈吧。

进了二楼我的单人房间，我给谢爷端上一盒点心，打开一听嘉士伯啤酒。从时间上算，他不可能吃过晚饭了。

谢总理，我把他按到沙发床上，说，这次可真是要请你救命了。

你们还是年轻呀，谢爷仰脖喝了一气啤酒，把口中的点心冲下肚去，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打工，一定要早做计划。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来来来，我使劲让着，吃点心吃点心。

你不要着急，谢爷吃着点心，说，我已经替你想过办法了。

我已经和车间里所有的德国人讲述这事，请他们帮着想办法。为了防止漏掉机会，我还在工厂餐厅贴了一个找搭车机会的告示。说着，他腾出一只手来，掏出一个小蓝本来，你那个餐厅在凯撒劳腾吧？

是的是的。

我认识好几个家在凯撒劳腾的学生，谢爷说，我早知道打工会遇到这些事情，来，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你。你马上打电话。弄好了他们让你住到凯撒劳腾去都有可能。然后，你再写两个告示，一个贴到学生食堂，一个贴到学校告示栏去。用红纸，醒目一点。

我手忙脚乱地记着电话号码，连嘴上的泡都快消下去了。

你不要着急，谢爷看看点心盒子里剩下来的一块饼干，拍拍手站起来说，照我说的去做，包你有车坐。我39岁了，还没见过迈不过去的坎儿。到我那儿去坐坐。

请进，谢爷替我打开二楼的玻璃门，说。

我走进谢爷的房间，把手里的一串衣架扔到谢爷床上，说，我上楼又走了一位肯尼亚学生，留下一堆，全给你。

那就太感谢啦，谢爷说，我一直只有三个衣架，上礼拜天还想去买几个呢。他一边把衣架往壁橱里收，一边说，对了，你的顺路车找到了吗？

我头一天坐火车去上的班，我斜躺在床上，说，那里有个德国人正好住在天堂岛郊外，他天天开车来接我。

多少钱一天？

还没说呢。

那可能就不要你的钱了，谢爷说，脸上微微放出光来，德国人如果答应帮你，很多都是不要钱的。你喝茶吗？

我挥手拒绝了。

那来杯矿泉水，谢爷给我倒上水，说，你最好送他们一些小礼品。不要太贵的。收了你的礼品，当然更不好意思开口跟你要钱啦。

谢爷的门铃短促地响了两声。

嗨，你的客人还真多，我说，不是小姐吧？

不要这么大声，谢爷竖了竖食指，走到隔壁的公用厨房去看了看，皱着眉回来说，是秋影，别理她。肯定又是来找我帮她买菜。

黄秋影是来自台北的女学生。人长得很清秀，但是一双小腿瘫痪，需要拄双拐行走。我对台湾的人总是抱有疑虑，和她交往不多。谢爷时常帮她买菜做饭，一直处得较近。有谣言说他们两个正在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噫，我开玩笑说，碍你们的事了？我走我走。

唉呀，谢爷说，不要瞎说了。现在我简直怕见她。

造成身心创伤了嘛，你当然怕见了。

不是，谢爷清清嗓子，说，你知道她父亲得癌症了吧？我听说上海有种中药剂，治她爸的病有效，就好心好意帮她买了寄去。当初她说，只要买到药，花多大代价都值得。昨天我去和她算药费，她反而嫌药贵了。最后剩个小零头，她就说没钱了，下次我替她买菜时一起找好了。我要你那几个零头？谢爷有点义愤。你不知道寄药有多麻烦。现在台湾大陆不通邮，要我哥哥先买了寄到香港，再由我太太从香港寄到台湾。又是小安瓿装的，每次都是装了又装钉了又钉，说句笑话，打黑工还5马克一小时呢，我还要替你买菜赚这点零头？而且好像我替她买菜赚了多少钱似的。

我扬扬头，看看房间里，说，你怎么又把酱油瓶子拿进屋来了？不是让你放到厨房去吗？

哎呀，谢爷苦着脸说，就是听了你的话，吃亏大了。刚放到厨房一个礼拜，少了拇指长那么一截了。

要允许人家临时借用嘛，我摊开四肢，说。

临时？谢爷一甩手，说，他们连米面碗也要用你的，好像你养了一群儿子哩。

我知道谢爷很少自己开伙。他那栋楼里住了6个学汉语的德国学生。学汉语的德国学生虽然平时挣得和中国学生差不多，但他们爹妈舅子老表一大堆，绝没有明天要饿饭的后顾之忧，所以挣多少就敢花多少，毫不手软，无形中显得比中国学生富了一大截。谢爷每周四下午在学校操场上义务教德国学生打太极拳，他的热心肠也就在国际上流传开了。有谣言说，谢爷一周只有星期一才自己做饭，其余时间顺着天堂岛居民的门吃。

你也不要气急败坏嘛，我眯着一只眼睛说，昨天托马斯不是还请你吃饭吗？

他那个叫请我吃饭？谢爷叫起撞天屈来，从采买到上桌，他连一指头也没动过，他倒没说他免费请了个二级淮扬菜厨师呢！谢

爷一捋头发，这里可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时间就是金钱，可不是写在标语牌上看看的。兄弟在奔驰打工卖苦力，还一小时 16 马克呢。

我愣了一下。因为假期第一周，谢爷曾主动告诉我一小时工资只有 12.8 马克。唉呀，我掩饰地说，钱难挣，脸难看，屎难吃呀！

你这个算什么，谢爷喝口水，说，公费读博士，月月天上掉钱，假期打工挣一个有一个。

是是，我说，我其实特有负罪感，老觉着对不起自费生。

我 1986 年来德国，谢爷没理我，说，刚下飞机时身上才 100 多马克。

怎么会？我打断他说，不是你岳父给了你两万马克吗？

那是担保金，谢爷说，死之前不能动的。第二天去打黑工时，行李还放在朋友家没打开呢。

谢爷找到的工作是在面包房抬面包。他每天下午两点要上 4 个小时的德语强化课，所以只能凌晨三点去面包房上班，打到十二点，直到把面包房收拾干净，再赶快坐车到城市的另一端去上课，这样晚上七点多才能回到宿舍，吃过晚饭又该睡觉了。唯一庆幸的一点，是面包房规定面包可以随便吃，省了许多饭钱。

在德国，留学生要打工必须在大学正式注册。要注册必须通过 PNDS 考试（德国的托福）。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有许多是根本没有学过德文的，为了通过 PNDS，就必须上德国大学的德语强化班。德国的大学是不收学费的，但强化班收学费却很高。为了生活和付学费，一般就去打黑工。打黑工危险另说，单是工资就比别人少很多。如果想多打些工赚钱，又没有时间学德语。德语学不好，PNDS 通不过，你就只能永远打黑工。这好像成了一个怪圈，原因就在于很多学英语、法语的学生都到了德国。甚至还有人根本就没有学过外语。在这样严酷的生存斗争中，有很多人或崩溃，

或消沉下去。自费留学，确是大浪淘沙的过程。

自费的学生，我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大不大我不知道，谢爷说，反正那天 PNDs 发榜，我通过了。一个台湾来的德语专业毕业生当场就晕倒在那里了。原来她是第三次通不过，从此没有资格在德国读大学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谢爷，我知道我让社会主义娇惯得吃不了这个苦，可我总是想，吃得了这个苦才能成大器。

你那个是好社会主义，谢爷说，我 15 岁从上海到云南去割胶，过敏肿得浑身大了一圈，眼睛得拨拉才能看见东西，半夜还得爬起来去割胶，我干的可也是社会主义。

走，谢爷，我说，今天我请你喝啤酒。

天堂岛的德文名是 PARADIES INSEL，意思就是天堂岛。天堂岛是法兰克福西南的一个小城市，正好位于曼海姆和卡尔斯鲁尔之间的莱茵河边，和它们各相距 50 公里的样子。这里有美茵兹大学的一家应用语言学院。我们北京外语大学培训部一行 5 人，公费来这里攻读学位。这学院在欧美翻译界很有名气，学生中外国人（非德国人）居多，而且女学生占 85%，对于男学生而言，真可谓是天堂了。到了假期，学生都作鸟兽散，回家的回家，度假的度假。学校一共 4 栋学生宿舍，每栋有两三个打工的中国学生和非洲学生留守，其它窗口都是黑糊糊的。打工期间，因为作息时间不同，既怕打搅别人又怕自己被打搅，所以一般大家除了周末都不互相拜访

我躺在二楼的宿舍里看电视。在国内觉得电视节目没劲，其实德国的电视节目同样没多大劲。不过广告比国内的精彩得多。电视里正在放宝马汽车的广告，大意是宝马胜于奔驰何止一倍之类。

门铃短促地一响，吓了我一跳。

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谢爷。

来来来，我让着他，喝杯茶？

不了。

不要客气啦，我给谢爷沏上一杯，说，我刚烧完开水。

茉莉花，谢爷双手捧着杯子，热气顺着他的鼻翼升上去。两年多没喝过了。

给你包点回去？

呃，谢爷迟疑一下，说，茶就不要了。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我依然站着，问。

是这样的，谢爷转转手中的杯子，说，能不能把你的医疗保险单给我用一下？

当然是可以的啦，我说，你有什么用？

是这样，我打工的地方要我交医疗保险单。

那你给他就好了，我说，坐到椅子上。

问题是，谢爷期期艾艾地说，我没有。

什么？我脱口而出，连椅子也在身后响应了一声。

在德国学校读书，都是强制医疗保险，即没有医疗保险根本就不让你注册。学生都参加国家指定的 AOK 医疗保险，每月保险费 69.5 马克。德国的医疗费用非常贵，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要 100 马克，等于 400 元人民币。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打工出了事故，雇主没有法律责任。据我所知，中国学生连每日三餐都有敢省下两餐的，却从来没有敢省医疗保险的。你，你，我有点结巴，你没有保险怎么注册的？

我来时正好赶上医疗保险改革，规定 30 岁以下的学生必须参加保险。我他妈超过 30 都有 10 年了。后来学校特许我注册，同时让我去参加保险，谢爷把手一摊，我都注上册了，还保什么险？

你，我说，真生病怎么办？

德国学校规定，超过 27 岁的学生不能参加 AOK 医疗保险，谢爷说，你们那个 AOK 是有国家补贴的。我去问了，我要买，最

便宜的也要 126 马克一个月。我来德国 63 个月，你算算，等于 8000 马克送给刘文彩，人民币三万二了。

这几年你就真的没生过病？

小病，吃点中国药就好了，谢爷自豪地说，我那里中国药有的是，都是回国的人送给我的。你想要，给你拿点过来。

不用，我摇着手说，我这里药全着呢，出国时我妈就怕德国没药。

生大病嘛，谢爷顿了顿，说，我就买张机票回国了。在这里养病还养得起？

可真要是出点意外……

所以我才什么地方也不去呀，谢爷说，这么多年了，除了来时下飞机，我连法兰克福也没去过。实话跟你说，那天你请我去喝啤酒是我第一次去德国的啤酒屋。2.5 马克一杯，我去喝他那一小杯？超级市场 99 芬尼一瓶的啤酒还比它那个多呢。

可这太危险了，我说，马上又意识到这样纠缠下去实是太蛮横，于是说道，不过你还是合算，至少已省出三个万元户来了。风险越大，利润越大嘛。

不过有时候办事还是不方便，谢爷说，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医疗保险单就要学校秘书处开证明。秘书处这两天又放假了。人家工厂是不会等我的，没有证明就不给延长打工合同。工厂门外有一大帮东德佬等着填空呢。

怎么能让总理失业呢？我站起来到桌前去找医疗证明单，一边说，不过，这没什么危险吧？

按法律规定是不能借用的，否则遣送回国，谢爷紧接着又安慰我道，不过，德国人根本不看。一天打工的人这么多，他哪有时间一个一个地去看？他是要个手续。医疗保险单上只有号，又没有姓名照片。只要我不出事故，没有人想到去查的。

我撕下一张医疗保险单递给他，一边叮嘱道，那一定要严防

事故，保证我的安全哟。

你放心，谢爷站起身来，拍拍我的肩，说，我63个月都蛮好，一借你的单子就出事？他一边迈出门去一边说，改天我请你喝啤酒。

晚饭过后，我拖着饱满的胃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

学校的宿舍楼与教学楼之间是食堂。食堂后面就是操场。

这个操场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化。除了一圈跑道之外，中间全是自然生长的草坪，还间或肃立着一丛小灌木，充分说明这里的学生是没有早操这一课的。这个草坪最大的功能，就是为男女青年提供晒曝的地界。

明天我是早班。晚饭后一个半小时我就得睡觉了。天蓝蓝的，碧透的深处有两架刚从伊拉克撤回来的美国战斗机在演练格斗。

走着走着，我格格地乐起来。

乐的是谢爷。

上周五，他说好来拿《人民日报·海外版》。留学生订海外版，使馆有优惠，一个月才一马克。我订了一份，谢爷就接在我后面看。上周五，他一敲门，我刚开门，他就直眉瞪眼地说，蠢猪，刘乾基的翅膀忘拿了。我正在琢磨我何时改蠢猪了，谢爷已经不见了。

五分钟后，谢爷悻悻地回来，我才明白蠢猪是什么。

原来，刘乾基周末要出门，冰箱里的菜吃不完，怕回来坏了，就烧了请谢爷来吃。吃完还剩两个鸡翅膀，刘乾基就说让谢爷带走。谢爷不过意，吃了饭就抢着洗碗。洗完碗，刘乾基的顺路车来了。谢爷又帮她提行李下楼，一忙就忘了，走到我门口，敲了门才想起来，追出去自然已是晚了三秋。

哎呀，谢爷遗憾地说，要不晚饭我不用烧菜了。放在她那里也是坏了。

正乐着，我看见夏菁和刘乾基匆匆从学校大门走过来，一边急促地讨论着。

哈罗，我背着手踱过去，说，两位小姐肯定不是来请我去吃饭的吧？其实，人言可畏，老实说我这人饭量不大。

夏菁和刘乾基看着我。

怎么啦？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你还不知道吧？夏菁问。

知道什么？我收起嘻的皮笑的脸，愈加觉得不妙了。

谢爷轧断了一只手，夏菁轻声说。

嗡的一声，我的脑袋一直飞到那两架美国战斗机那里。

你没事吧？夏菁踏上一步。

我咬得两边后槽牙嘣嘣响，转身朝宿舍走去。

你不用去了，夏菁在背后说，谢爷昨天已经坐飞机回国了。

夏菁和刘乾基走出门去。大门轰隆地把她们关在外边。她们要去收拾谢爷的东西，替他寄回去。她俩明天是晚班。

楼道里静得太阳穴像冲锋枪一样突突地响。

我站起来，从抽屉里取出医疗保险单来，放在桌上。

没错儿。我给谢爷的医疗保险单有效期截至8月31日止。

谢爷是前天伤的。

前天是9月2日。

我虚脱地滑到沙发床上。

我知道，在中国我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

然而，这确实是我下定决心学成一定归国的那一天。

程 山

程山昨天晚上又挨了克里斯汀娜的耳光了，玛丽亚眉飞色舞地喝着我的三级花茶，说。

程山是1978年我入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读本科生时的同班同学。

他父亲是四川省一位副省长级的干部，听说正是因为老子的面子关系，升学时离分数线十几分也“照顾”进来了。我父亲还只是“革干”范畴，所以平素跟他很少在一起。程山在学校不大受约束，时有不上课回家休息的记录，与同学们也少有交流。

程山在学校比较有名的就是闹恋爱。我们是外语院校，谈恋爱的颇多，原不是什么新闻。新闻在于他闹起恋爱来有些像癫狂发作，时常在食堂买饭排队时朝人家手里塞纸条之类事发生。女大学生，照例势利的略少，加之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未提出来，像他这样优越感强烈的人自然不大受欢迎。虽然那时没有选美这一说，但男生公认的班花系花校花都还是有的。记得程山最先追求的就是校花，结果据说是吃了人家一扫把，败下阵来。四川的扫把又大又厚，与北京的“笤帚”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来他又追求系花。系花不像校花那么气粗，只给了他一个“脖子拐”。再后来他又追求班花。班花比较羸弱，没有动手。但班花那时的男朋友是西南政法大学刑侦系的，膀大腰圆，着实把程山臭揍了一顿。程山不得不回成都家中养伤两个月。

养伤回来，程山也不知怎么就把食堂炊事员的一个呆傻女儿

弄到系办公室，大冬天的，剥光了衣服，欲行非礼。谁知被系党总支书记撞破。系党总支书记是南下老干部，原则性很强。当下暴跳起来，一定要开除程山。我那时是个学生，内中情况并不清楚。反正最后程山并没有被开除，想开除他的书记倒被调到其它学校当副校长去了。

毕业之后，我和他都在成都工作，但从来没见过面。当我最后在1987年考上北京外语大学研究生时，程山已经做生意赚了一笔大钱，公派出国考察又逾期不归了。

世界很小，像个花园。我在这个花园的角落里的天堂岛上，竟又遇见了程山。

我是“老德国”了，程山坐在我床上，大模大样地说，你有什么地方弄不通，只管问我。

你这几年的感情生活如何？我问他。

在这里哪里还需要什么感情？程山说，只要生活就是了。这里漂亮姑娘这么多，闭着眼睛乱走都不得踩到牛粪上。你把你这个头发剪短点，我带你去买点香水，朝脑袋上一喷，香喷喷的，半夜自然就有人来敲门来了。

客观地说，我还真找过他两次，但两次他一开门看到我都讲“对不起，太忙”。我自然很纳闷，到底在忙什么。后来我问谢爷，才知端的。

原来程山逾期不归拿的是学生签证。德国有规定，大学读到二年级，有一次预考。预考包括基础课与专业课。专业课允许补考两次。但如果都通不过，则你将失去继续在德国境内上大学的权利。德国学生上大学没有高考，只要有高中毕业证书都可以上大学。所以，这个预考实际上有点类似高考，是用来汰弱拔强的。

程山预考专业课，已经两次没有通过了。原来专业课三次通不过还可以转校。从1990年起，德国政府为了杜绝外国人借读书为名滞留德国，规定外国人三次通不过，即行吊销签证，请你回

家。所以，程山再一次专业课预考通不过，就要回国。而他是公派考察时逾期不归的，回国又怕受罚。所以他说他很忙，还真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不怎么和他来往，但天堂岛是个很小的城市，外国学生也像中国人一样喜欢传播小道消息。

怎么叫做“又挨了耳光”？我端起自己的茶杯，问玛丽亚。

他早就挨过的呀，玛丽亚瞪瞪眼，说，克里斯汀娜你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克里斯汀娜是个苗条身材的黑发意大利姑娘，长得不算出色，但走路的风姿令男人垂涎。她就和程山住在一层楼上。

原来程山来到天堂岛的头一个周末，就到克里斯汀娜房间“一起欣赏贝多芬”。大约“英雄交响曲”激起了他的英雄肾上腺素，他伸出手就去拥吻克里斯汀娜，结果就挨了两个大耳光逃了出来。

昨天晚上他不听贝多芬了，玛丽亚咧着嘴，贝壳一样的牙齿整齐地闪着光，他要教克里斯汀娜中国气功。

嗯，我并不热心地点着头。

他说学气功要先用中国功夫按摩全身，玛丽亚说，打通经脉。克里斯汀娜很相信中国气功，就脱了衣服让他按摩。谁知他摸来摸去，就把自己的裤子摸湿了一大片。克里斯汀娜偶然看见，恶心得抓起一大本字典又砍又打耳光，把他轰出去了。

大概没有获得她想象中的轰动效应，玛丽亚又说，本来，睡睡也没什么了不起。可像他这么猥琐的，还想激起人家的性欲？哼，哼过之后，她又问我，启荒，你觉不觉得程山丢你们中国人的脸？

玛丽亚，你是学汉语的，我说，中国人说，食色，性也。

几天过后，我在学校咖啡厅听另一个德国学生说，程山原来也教过玛丽亚中国气功。